

斯大林大街之恋

祭奠青春
缅怀纯爱
经典之作

红色年代一群大院青年的爱情绝恋

宣兒

著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斯大林大街之恋

◎宣儿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斯大林大街之恋/宣儿著. 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
2011.4

ISBN 978-7-5404-4778-6

I. ①斯… II. ①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32731号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 红色爱情

斯大林大街之恋

作者/宣儿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朱 莹

书籍设计: 萧睿子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x 640 1/16

印张: 18.75

字数: 240, 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778-6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

0 >>

许志，我真的很爱很爱你，你也爱我吗？

许志用双手捧起晓雅的脸，明亮的月光下，这张脸是那样的美丽生动，他说我……不！不，也不是不爱，晓雅你是个好姑娘，应该有个更好的人来爱你，而我注定是个短命鬼，晓雅，不要爱我，真的，千万不要爱我，我这么说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知道吗？

晓雅说，那你就不能放下你的冲锋枪到我这里来吗？

许志说，你一定也听过那首诗吧？

晓雅说，是那首裴多菲的诗吧？

许志说，是，这首诗就是我给你的回答。

晓雅说，你还说什么是为了我好，我看你是更爱你的自由。

许志说，都一样的，晓雅，因为爱自由我可能会死。

晓雅说，你死了我也爱你。

许志望了望远处沉沉压过来的一片黑云，低声对晓雅说，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
晓雅说，那就在它来临之前爱我吧。

一列以许志为车头，武燕燕为车尾的长长“火车”滑过南湖冰场，许志身后依次是陆晓雅、王捍东、林远兵、苏培、祝宇、沈虹、宋安江、康建林、武燕燕，他们每个人的手都分别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，冰场大广播喇叭里正在播放歌曲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百鸟儿唱，骏马好似彩云朵……

晓雅躺在一辆马车上，身上盖着一床棉被。马车奔驰在查干河畔，田野里的苞米叶子已经泛黄，高粱抽了穗，车老板甩着一杆大鞭子不停地抽打着马背，马蹄溅起路上的尘土，一条大黄狗跟在马车后面，天上有一只老乌鸦不时发出几声不祥的叫声。远处传来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歌声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为什么这样红？哎，哎，红得好像，红得好像燃烧的火，那是用了青春的热血和爱情……

西城军用机场，一架军用飞机停在跑道上，武承印抓起电话，大声喊着，一号，一号，请注意，我现在命令你们，马上准备起飞，马上准备起飞。机场上，武燕燕，王捍东，林远兵，跟着担架往飞机那边跑。伴随着他们急速的脚步，那首《梭罗河》的歌声再次出现在机场上空：美丽的梭罗河，我为你歌唱，你的光荣历史，我永远记在心上。旱季来临，你轻轻流淌，雨季时波涛滚滚，你流向远方……

林远兵跑过南湖大桥，跑进了白桦林，抱住一棵白桦树大声哭泣，她一边哭着一边说，我真是傻呀，我干嘛非要等你回来再跟你结婚啊，我好后悔呀，我后悔我竟然在你走的那个最后时刻都没有抱一抱你，我的心好疼啊，我心疼是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最想要的时，却又永永远远地再也到不了。那首脍炙人口的《血染的风采》，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痛楚：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，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？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，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不要悲哀，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……

斯大林大街上，一辆黄色军用卡车从体育馆的小侧门里缓缓开出来，林远兵跟着卡车跑在最前面，突然，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照片，照片下面写着大大的一行字：这是你的女儿！她把照片高高地举了起来，眼泪哗哗地在脸上流淌着。斯大林大街上响起了雄浑的男中音，那是许志的声音吗：像号角般吹出一声声预言吧！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，一场音乐会正在举行。林远兵站在舞台上，正在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托赛利的小提琴曲《往日的爱情》，伴随着那怀旧又忧伤的旋律，许志的声音响彻在音乐厅里：你一定能够成名成家的，你也一定能举行你的音乐会。那时候，不管我去了哪里，都能听到你的琴声……

联合国大会上，已经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武燕燕正慷慨激昂地站在台上讲话，她大概有五十多岁了，梳着齐耳的短发，依旧像当年那么飒爽英姿。走下演讲台，无数的摄像机对着她摁下闪光灯，而她的心里在进行着另一番对话：我的爱人，带着你我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无比悲壮无比辉煌的我的一生，因为你，我多活出了一个自己，谁人能比，谁又能够替代，那比往事更高的存在。

从美国飞来的波音747缓缓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，林远兵和落落走下飞机，她们站在扶梯上，然后转机，飞往西城，飞机再次降落，她们走出西城机场，沈虹开车，带她们来到了斯大林大街，来到了南湖，来到了白桦林，镜头转回了三十年前……

车里放着马斯卡尼《乡村骑士》的音乐，林远兵看着车外陌生而又熟悉的街景，上面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心里都回来了：斯大林大街已经改了名字，可在我们心里，这个名字永远不会消逝，它就像我们的故事那样永恒地存在着，在我们青春最灿烂的年华里，随我们的故事一同留下来的还有属于我们的往事，以及那往事里的人：许志，陆晓雅，康建林，武

燕燕，王捍东，那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名字，铭刻在往事的纪念碑上。此时此刻，我又看见了你们，看见了我们那未曾走远也永不会走远的日子。一切都在回来，回到现在的时光里。生命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的，谁会有我们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沧桑，这样的沧桑的记忆，这样记忆的时光里开满了无比幸福而又无比痛苦的花朵。在情里，在爱中，幸福和快乐有多深，痛苦和悲伤就有多深。没人能够替代它们，没人。永逝的青春，永逝的爱情，照亮了我们的幸福，也照亮了我们的忧伤。走远的是岁月，没有走远的是回忆，回忆是那般的凄美，那般的苍凉，那般的亮丽。斯大林大街请你告诉我，茫茫原野漫漫风雪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们要承受这如此悲凉的往事？为什么我们的故事要以这样的悲剧结束？我如此热爱的那些人啊，我活在你们的回忆里……

1 >>

这年冬天，公安厅大院和省委大院这两伙人的见面是由一场地下换书会开始的。

这天是周六，陆晓雅和沈虹她们来到了法院小楼。法院小楼是一座二层楼房，大理石墙面，褐色与土黄色相间，就在公安厅主楼西边，隔条马路。自从砸烂公检法以后，这里逐渐被冷落起来，楼里的办公室有的成了储藏间，藏些旧物什么的。据说有几间屋子里藏着枪支弹药，说是武斗时红卫兵藏的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没人亲眼见过。那些大一点的便作了文体活

动室，一到周六晚上，公安厅大院的那帮人就都聚集在这里交换各自手里的旧书，旧书在那时都是受过批判的，所以他们就有些像做地下工作似地悄悄进行。时间长了，外面的人闻到风声也呼啦啦的过来，那时一帮一伙儿的人在一起总愿意用住在哪个院子来称呼他们，比如住在公安厅大院里的，就叫公安厅大院的。

这会儿，二楼的一个房间亮起了灯，收发室看门的老王头儿披一件蓝色棉警服大衣，手里拿了串钥匙，刚把门打开正往楼下走，楼梯上跑来两个小女孩，大约十三四岁的模样，老王头儿说，慢点跑，慢点跑，还没几个人来呢。木质楼梯被她俩脚上的大头鞋踩得咚咚响。那穿墨绿色棉袄的是公安厅军代表陆家华陆军长的小女儿，叫陆晓文，穿蓝色咔叽布罩衣的是刑侦处处长苏汉群的女儿，叫苏育。

两个小姑娘跑进屋子里，看见康建林和宋安江正在打乒乓球，晓文上前扯住宋安江的袖子说，让我们打一会儿吧。宋安江说，我们刚开打，你俩等一会儿，等我们打完这一局。

正撕扯中，陆晓雅走了进来，晓雅是晓文的姐姐，比晓文大六岁，长着一双欧式的大眼睛，眼窝那儿深深地凹进去，长发编成了两股辫子，从中间挽了一扣。她手上戴的是那种军用的棉手闷子，两条细长的黄色带子从脖子那儿伸下来。她的皮肤很白，头发虽然编着辫子但从头顶那儿依然能够看出来，那种油亮与乌黑。

宋安江有些不好意思地放下球拍，冲晓雅笑了笑，说你来得早啊，晓雅没理他，径直朝里面长椅那儿走，宋安江跟过去，他问晓雅，带什么书来了？

晓雅看也不看他，垂着眼帘说，没带什么。

宋安江又说，今晚可能有重量级的人物要来，你想知道他们都是哪儿的呀。

晓雅说，不想知道。

宋安江说，很有来历和背景的啊。

晓雅说，有就有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。

宋安江有些自讨没趣，走回乒乓球案子那儿，看晓文和苏育打球去了。

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，说话的，喊叫的，打闹的，来回跑的，互相追着打的，乱糟糟的。乒乓球案子上也坐满了人，挤得晓文她们也没地儿玩了。

沈虹站在门口，前些时候她去电影厂参加宣传画培训班，认识了电影厂乐团拉小提琴的林远兵，林远兵家住省委大院，一会儿，她要带省委大院的一帮人过来。楼道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沈虹往楼梯下面走，在拐角处，遇上了林远兵，林远兵后面跟着的是王捍东祝宇和武燕燕。楼道里很黑，沈虹踩空了一级台阶，身体直直地往前扑了过去，这时，祝宇赶紧上前扶了她一把，沈虹看了眼祝宇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拽住林远兵的手，把他们往楼上领。

宋安江跑出来，沈虹问没开始吧？宋安江说，没呢，这不都等着呢吗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就领着他们往里面走。

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林远兵走在前面，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了她身上，连陆晓雅都站了起来。林远兵个子中等，眼睛很大，皮肤白白的，给人的感觉非常谦虚、朴实，除了美丽，还隐隐透出一丝高贵的气质。但林远兵的美跟陆晓雅又截然不同，晓雅的美是强烈地向外散发着的，是刺人眼睛的，林远兵则不是，她的美是往里面生长的，能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入进来，在她的脸上有种非常特别的东西，这使她看上去，好像不是来自人间，仿佛是从哪部电影里走出来的似的。

有人指着林远兵说，那个，快看，那个瘦瘦的女的像是革委会副主任林义达的女儿，她怎么来了呀，有人又指着王捍东说，快看，快看，那个人好像是省革委会主任王德禄的儿子，哎呀，今天这是咋的了，来的全是大人物的。

武燕燕走在最后，她一出现，屋子里开始乱了起来，有人说这女的怎么这么高啊，有人说，看她那傲劲儿，像是哪位首长的千金。

武燕燕盯着那些交头接耳的人，把头故意扬得高高的，她的个头有一米七多，身板又壮实，跟个铁塔似的往前移动，旁边的人给她让出一条道儿，像是夹道欢迎。

康建林走了过来，武燕燕转头看了他一眼，有一瞬间，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，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，康建林便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慢慢低下了头，武燕燕却没有，她盯着他又看了好半天，才继续往前走。她走到前面，对着屋子里的人，十分娴熟地伸出两只手掌往下摁了摁，意思是让从座位上站起来的人都坐下，然后她又走到了窗子那儿，冲着那些刚刚坐回去的人大声说，弟兄们辛苦了，不必这么客气吧。

宋安江走到前面，正要宣布开始，许志走了进来。

许志长得很英俊，他的个子很高，大概有一米八多吧，五官棱角分明，天庭饱满，鼻梁高耸，浓密粗黑的眉毛微微上扬，大眼睛双眼皮，嘴唇有些薄，眉毛虽然又粗又浓很好看，却又有些短，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命运，脸看上去有些阴沉沉的，也许那该叫做忧郁的气质或是愤世嫉俗。今晚他穿了件蓝色的棉工作服，工作服是汽车厂发的，上面轧了一道道细密结实的针线，上衣口袋旁有一行白色小字，写着“西城汽车制造厂。”

宋安江说，好了，好了，都别说话了，我们这儿今天来了好多客人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，他指着林远兵、王捍东和祝宇说，他们都是省委大院的。

宋安江又指了指武燕燕说，她是军区大院的。

底下有人小声说，怪不得这么厉害，说不定是司令的女儿呢。

最后，宋安江把脸转向了许志，许志刚从兜里掏出支烟来，正要划火点上，宋安江眉头紧了一下，倒不是他不喜欢许志抽烟，他们这个屋子里现在已是浓烟滚滚，好多男的都在抽烟，他心里不知什么地方，突然很不舒服，那种反感是天然的，没什么特别理由，像是本能的一种反应，他盯着许志又看了两眼，问了句，你是哪儿的？

许志没说话，后来不知谁说了句，汽车厂的。

宋安江说，剩下的就都是咱公安厅大院的了，我看咱们还是先对这些尊贵的客人，表示表示吧。说完，带头鼓起掌来。

下面的人有敲窗框子的，有吹口哨的，有拍乒乓球案子的，还有的干

脆站起来，阴阳怪气不怀好意拿腔拿调地说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人们一阵哄笑。

许志进来的时候，陆晓雅和林远兵的眼光也像其他那些女孩子一样跟了过去，但她俩的目光却又有些不同，晓雅是那种亮亮地直直地扑过去，林远兵则是收敛的，含蓄的，满怀深情的，两人看完许志，又彼此互相对望了一眼，晓雅往前扭了扭身子，林远兵低头摆弄着两条小辫子，两人似乎都感觉到了什么。

武燕燕挨着康建林坐了下来，康建林说你别在意，他们就这个样子。武燕燕说，我们今天来的都是文官，等我把我山头上的那帮兄弟们拉过来再好好镇压他们。康建林说，先别，回头我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武燕燕笑了，笑的时候她的脸上出现两个圆圆的酒窝，康建林的脸有些微微发热，武燕燕这时突然拍了拍他的腿，他像是被惊着了似的不觉往起直了直身子，武燕燕说，就你，还能去教训他们？康建林说，我怎么就不能？武燕燕说，看你那小身子骨儿，跟棵稻草似的，还是我亲自出山吧，你到时候站边儿上给我望望风就行。康建林被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脸越发红了起来。

王捍东一进来就注意到了陆晓雅，他朝着她往里面走，可等他走到近前，发现晓雅坐在了许志旁边，为了离她近些，他坐到了她后面的椅子上。

晓雅的军用书包斜挎在肩上，她的棉衣很新，军绿色的黄，好像还没沾过水呢，散发着棉花的淡淡清香，也可能是脸上搽的雪花膏的味道。现在这味道一点点地向王捍东这边扩散过来，他使劲吸了吸，像是要把它们都吸进肺里。

他坐在这儿，只能看到她的一个背影，她的背影恍恍惚惚的，有些不真实的感觉。倒是她的那两条挽起来的小辫子，看起来似乎更真实些，也很是特别。有好长时间他一直盯着她的那两条小辫子，心里在想这是个怎样的女孩儿啊，为什么他的眼睛就离不开她了呢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啊。

偶尔晓雅若是回过头来，当然，她回头并不是为了看王捍东，她是在往后面看，但王捍东的心还是跳了一下又一下，灯光很暗，那时他努力想

再看清楚一些，她的那张脸虽然有些模糊，但那脸上的光彩还是被他捕捉到了，那天她脸上的那道光就一直在他的眼前闪啊闪啊，闪得他的眼睛都有些迷离了。

后来，苏培坐了过来，苏培是苏育的姐姐，她问他，你是不是省委大院的？王捍东看也没看她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苏培指着林远兵，说你怎么没跟他们坐在一起？王捍东还是没有说话。

祝宇和沈虹坐在一起，他俩仿佛要故意躲开人群似的，默默找了个暗一些的角落。两人先是说了会儿话，后来，祝宇问你带了什么书？沈虹从包里掏出来拿给他看，祝宇又掏出自己的，这样，两人在那天换书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就悄悄提前把书给换完了。

下面的人有等得不耐烦的，大声喊着咋还不开始呢？宋安江问康建林，怎么样，差不多就行了吧？康建林站起来往后面看了看，人已经来了很多，桌子椅子全都满了，连乒乓球案子也坐上了人，他说那就开始吧。宋安江就冲着大家伙儿说，好了，好了，都别说话了，我宣布今晚的换书活动现在正式开始。

下面响起呱呱呱呱的掌声，有人说领导就别讲话了，直接开始吧。宋安江说，好，弟兄们，谁有什么宝贝拿出来，咱们让客人先换好不好？

底下又是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武燕燕说，别，别呀，你们先演习演习让我们观察观察，也不知你们这儿地盘上是啥规矩，你们先来。

宋安江说，那好。就叫了个人上去报书名。

那人报的是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武燕燕说，什么呀，都老掉牙了。林远兵捅了捅她，武燕燕不再说话了。

下面有人喊《青春之歌》换不换？那人摇摇头。有人喊《林海雪原》，那人说换。

又上来一人，报的是高尔基的《母亲》，下面没人吱声，宋安江喊了几次，问有没有人换？终于有人说《金光大道》换不换？那人说不换，又有人说《艳阳天》，那人还是不换。

武燕燕忍不住，冲上前推开手拿《母亲》的小伙子说你这什么书啊，没

人换没人换，看我的。就从军用书包里掏出本书，说《西线无战事》谁换？

下面一阵骚动，起初无人应答，过了会儿，才陆续有人站起来问《牛虻》换不换？武燕燕说看过了，有人说巴金的《家》，武燕燕说不换，又有人报了几个书名，武燕燕都说不换不换。

康建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武燕燕看着他，刚才别人跟她喊话的时候，她偶尔用余光往他那边扫了两眼，见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心里有些发凉。现在看他终于站了出来，她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

康建林朝她走过来，他好像有些不太自信，又仿佛有些犹豫，他的脚步走得很慢，头低着也不往她脸上看，见他这样，她心里就有些发急，她是个急性子的人，看不得他这慢吞吞的样子，她就往康建林身边紧走了两步，康建林从黄色军用书包里掏出书，书掏出来他又没马上交给武燕燕，他用手挠了挠头，说我知道我这本书也不太好，可是我真的很想看你那本书。武燕燕就问，你什么书？

康建林说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

武燕燕笑了，说看这本书的人一定是个好人。

康建林问，为什么？

武燕燕说因为保尔呀，不过我可不喜欢冬妮娅，我跟你换。说着她深深地看了康建林一眼，把书塞给他。

他们两人换完之后，又有一些人上去下来，走马灯似的，闹闹嚷嚷。后来就没人了，屋子里慢慢安静下来，宋安江转头望向许志，说，你带什么书来了？许志像是没听见似的坐在那儿，动也不动。

对于这个人从打一看见他，宋安江心里就有些来气，也说不上为什么，大概是他刚进门时那些女孩子们躁动不安的表情让他很心烦。他心里有些好奇，想知道他这样的人到底会带什么书来。

许志从一进来就没怎么跟人说话，别人换书的时候，他一直坐在那儿抽烟，虽然他这样沉默着，可屋子里往他这边看过来的女孩子还真是不少，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样子，反而更吸引了她们的注意。

陆晓雅坐在他旁边，好几次问他带了什么书来，他都说我带的书你不

会感兴趣。晓雅后来就不再问了，有时她转过头看着他，他抽烟的姿式很好看，他嘴里吐出的烟会变成一个大大的烟圈，烟雾弥漫在她的脸上，她就在那烟雾中慢慢闭上眼睛，她的眼睫毛很长，忽闪忽闪的，有时她微微张开嘴，想吸一吸那烟的味道，但那些烟却不停留，它们在她的脸上像一阵风似的飘散过去，她没闻出任何味道来。

他的侧面比他的正面还要耐看，在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，像火一样喷射出来，但那不是因为她而起。她在想他是谁，为什么如此让人心动和着迷，就在他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她的心开始动了，那种颤动剧烈地摇晃着她，使她无法安静下来。她越是想跟他说话，他就越是用沉默给她一个回答，而他越是这样，她的心又越是想往他那儿飞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

林远兵坐得离许志稍远一些，她不像晓雅那样老是盯着他看，她只是偶尔扫过来一道目光，有一个瞬间当她的目光再次投过来的时候，许志抬头望了她一眼，那是那天晚上许志对看他的女孩子的唯一一次对视。然而就在那短短的对视中，他们好像一下子就都明白了彼此，像一道闪电，刹那滑过，惊鸿般短暂，却又那么明亮璀璨。

宋安江又问了许志一遍，你带了什么书来？

许志坐在那儿，大声冲宋安江喊了句：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。

底下的人听了，快要笑翻了天，有人说，开什么国际玩笑啊。

这时许志站了起来，走到前面，声音低沉地冲着下面的人说，没开玩笑。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硬皮书，举在手里晃了晃。宋安江心想，果然是个人物，连书都跟别人看的不一样，可这样的书自己看看也就罢了，拿到这里来换，倒是有些不明事理，或者他是故意捣乱。他知道这样的书是不会有和他换的，但为了跟许志较一较劲儿，他还是问了句，有人换吗？

有！宋安江的话还没说完，林远兵和陆晓雅同时站了起来，走向许志。她们互相看了一眼，晓雅看向林远兵的目光是那种冷冷的锋利，而林远兵的目光则是柔柔的忍让。她们先是都停了一会儿，谁都没再往前移动，但随后，晓雅还是抢先一步，走向了许志。林远兵往回退了退，在她往回退的时候，她的眼里饱含着一丝淡淡的忧伤，这忧伤使她在那一时刻

看上去是那么的让人爱怜，那种不愿舍弃却又不得不舍弃的坚定使她脸上呈现出一种光芒。

陆晓雅坚定地走向了许志，她手里拿的是《普希金诗选》。

许志望了一眼林远兵，林远兵手里的《雪莱诗集》缓缓地重新装回了包里。她慢慢地往回走，许志用目光注视着她的背影。那背影像一幅画一样地烙在了许志的心里。

陆晓雅正要把诗集交到许志手里，这时，王捍东突然走了上来，他挡住晓雅的手，说，我用《悲惨世界》换你的书行不行？

王捍东的脸因为着急看上去红红的，他刚才是跑着从后面上来的，他的手放在晓雅的《普希金诗选》上，把它压得死死的，生怕不这样它就会马上飞走似的。

许志看着王捍东，王捍东也望着许志，一时间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就都什么话也没说。晓雅看了一眼王捍东，她说我不和你换，然后她把手里的书塞到许志手里。

就在晓雅正要从许志手里往回拿书的时候，宋安江又冲了上来，他先是狠狠瞪了许志一眼，然后拦住晓雅，说你怎么这书都换呢，你傻啊你！晓雅挣脱开他，说，不用你管。说完，她用力从许志手上把书抽了出来。

王捍东也像刚才林远兵那样，默默地转身往回走，脸上也满含忧伤，神态也几乎一模一样。他手里的《悲惨世界》被他拎着，书页散开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。

就在王捍东快要走回座位的时候，苏培站了起来，她说我用《苦菜花》和你换，行不行？王捍东说，看过了。苏培瞪了晓雅一眼，把书狠狠地摔在了椅子上。

下面有人吹起了口哨，有人开始起哄。

老王头儿打着手电筒走进来，说，不好好读书起什么哄啊？说着走到前面问宋安江，是读毛主席的书吗？

宋安江说是呀，读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呢，文章的名字叫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。说着用手在脑袋那儿举了一下，像是在给老王头敬礼，之后

又猛地把手张开伸出去指向老王头儿。

老王头儿不相信，想看看宋安江手里的书。

宋安江说不是这个，这儿哪，这儿哪，他走到陆晓雅面前，抓起晓雅刚刚从许志那儿换回来的《国家与革命》，指着书上用红字印刷的“列宁”两个字，说，你看，列宁，列宁你认识吧？

老王头儿说，我不识字。

宋安江就把书翻到第一页，指着列宁的画像说，你好好看看这个。

老王头把手电光照在书上，说，就是和毛主席挂在一起的那个？

宋安江说，对呀，你没看那部电影吗？

老王头儿问，哪部电影？

宋安江说，《列宁在十月》呀。

老王头儿说，啊，是有点儿像，有点儿像，那接着读吧，接着读吧。

老王头儿一走，屋子里面笑翻了天。宋安江说，别笑了，别笑了，一会儿又该把他给笑回来了。大家压低了声音使劲地笑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

在这一片热烈的喧闹声中，坐在下面的沈虹和祝宇已经交换完了两人手里的书，不像刚才许志他们那样剑拔弩张，意犹未尽，又意味深长。他们两人的换书是自发的，隐蔽的，一对一地悄悄完成的，避开了人们关注的目光，进行得极其平静，仿佛风口浪尖上的一股潜流，平拂着刚刚海面上奔涌四溅的水花。

夜，深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地上已悄悄落满了雪花，细碎的雪花铺撒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，像海水退潮岸上泛起的白色盐砂，而夜空中正在徐徐降落的雪花轻逸柔美，像微风慢慢吹落了天鹅的羽毛，洁白的绒花随风飘舞，虚化了夜晚的时光。

午夜的斯大林大街变得安静下来，仿佛一个刚刚合拢了一会儿眼睛的老者，此刻正被一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人吵闹着，睁开蒙眬的双眼，有气无力地看着他们。是的，他们都是他的孩子，他看着他们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，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，系上红领巾，戴上红袖标，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。

杂乱的自行车铃声敲碎了夜的静谧，可能是他们嫌这个雪夜太过安宁，故意用力按动自行车把上那个银白色的车铃，嘀铃铃一串串，仿佛一曲交响乐进入高潮。

这一队人马浩浩荡荡走在斯大林大街上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，有骑自行车的，脚底下也不蹬车了，侧过身子看他们，那些走路的回头看他们一眼，把脑袋凑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说这是哪儿来的呀，怎么这么招摇啊。

一辆军车擦着他们身边嗖地开过去，宋安江大声骂着狗日的敢往老子身上开，你不要命了，小心我崩了你，说着做出开枪射击的姿势。康建林说你消停一会儿吧，宋安江收回了动作，又扯开嗓子唱起了歌，歌声引来了两个巡逻的警察，截住他们问这是干什么呀？游行呢？

宋安江说，咋了？不行啊？其中一个走到宋安江面前，另一个赶紧使劲儿捅了捅他，眼睛望向康建林说没事没事，都是自家人，误会误会，拉起那个正要问话的警察转身就走，那警察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问怎么回事？另一个说你真是没长眼睛，你知道他们里面有谁吗？那警察问，有谁？另一个说陆军长的女儿和康副厅长的儿子。那警察说是吗？我怎么不认识。